

元朝名臣事略

下



元朝名臣事略〔全三冊〕

〔元〕 蘇 天 爵 著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二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華書局排版廠印刷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第一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開本：一三三乘二〇〇毫米 印張：四〇

印數：毛邊紙六〇〇〇 定價：毛邊紙六元

連史紙六〇〇〇 連史紙八元

書號：一一〇一八·三七〇 京版：石印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

尚書劉文獻公

卷十之一

公名肅字才卿威州洛水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爲
東平嚴侯幕官歲壬子應召北上授邢州安撫使中統元
年拜直定宣撫使明年召爲右三部尚書兼議中書省事
四年致仕仍議中書省事是歲卒年七十六

公幼氣每年十六始學屬句日橐僅指半許便能從諸生習
爲程文下筆皆有理致中興定二年詞賦進士第辟新蔡令
始入其境彌望皆蒿萊問其故則曰近歲征賦率以牛力爲
差民多匿牛於它所而不得耕至縣適賦夏稅乃平其輕重
以爲定額揭榜境內曰自今種樹牧養營運興造續有增置
者更不加賦行之再捻荒田耕墾殆盡畜牧遍野比秩滿入
爲尚書省掾科屬刑禁會內藏庫吏告本庫官屬盜羅者復

有盜入宮竊內藏珠者金主怒併令窮治有司捕盜不能獲
雜訊京市貨珠者但指前庫吏盜珠貨已久願代償他珠而
元盜羅又不獲二事連及十一人刑部大理皆欲處以極刑
宰相以下莫敢異同公獨執而不行以謂本捕之賊物非正
贓而欲置人於死恐涉冤枉皆當駁出辯論月餘咸釋出之

平章宋公撰墓誌

汴梁下公挈家入東平嚴武惠公招致幕下署行尚書省員
外郎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平歲賦丁絲包銀而復輸蛾蠶
十餘萬兩色絹萬匹民不堪重公白武惠奏而罷之諸路復
綿絹自此始漕渠決河間散水口役夫萬人東平獨膺十之
四主役者且築且充工無已時公白武惠曰此我之劇疾也
數其護不時塞請於朝即減其役尋罷之軍儲糧歲輸新衛
東平水運萬石至舊衛再輦而南五十里公具圖言於武惠

奏乞立衛州倉朝議從之公在東平二十年贊畫爲多

商文定公

撰墓
碑

聖上初在潛邸以介弟之親輔政

先朝銳意太平徵聘四方宿儒俊造賓接柄用以更張治具
立安撫司於邢昶疏燕畿立經略司於汴開斥邊徼立宣撫
司於秦保釐封國公首膺邢州之選自金干戈擾攘土豪崛
起惟知聚斂孰爲法度程式公到郡公私闕乏日不能給遂
興鐵冶以足公用造楮幣以通民貨車編甲乙受顧而傳馬
給圍戶恒養而駟官舍旣修賓館有所川梁倉庾簿書期會
群吏法守惟謹四方傳其新政焉

墓碑

上即位勵精爲治置十路宣撫司以總天下之政公治真定真

定行用銀鈔奉

太后旨交通燕趙以及唐鄧之間數計八千餘中統新鈔將

行銀鈔之價頓虧公私囂然不知措手公言救之之術有三
舊鈔不行下損民財上廢天子仁孝之名依舊行用一也新
舊兼用二也必欲全行新鈔直須如數收換庶幾小民不致
虛損三也省議嘉之從其第三策城西木方隄堰歲久缺壞
公行視急修之撤沙易土植柳其上秋果大雨渰沱水至無
害郡人德之

墓碑

二年公被召議立省部首拜右三部尚書一時典憲多出公
手尋有旨兼議中書省事是年以年老求退上曰卿耆年
宿德飽諳政事宜立範模使後人易於遵守朕之意也可無
辭明年復上章請老始許以本官致仕仍給半俸終身議中
書省事如故

墓碑

公喜論天下事軍國之大計米鹽之細務罔不周知辭簡理
順未嘗疾言遽色惟善是欲不滯於一己之私自中統以來

左曹之任以通才得名者獨公一人焉

墓碑

平章宋公

卷十之二

公名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中
統元年拜益都宣撫使召為右三部尚書王師圍濟南參
議行中書省事至元二年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未
幾拜平章政事三年以年老辭位詔中書大事即其家議
之五年薨年八十

公貌清奇耳聳過眉一寸許相者以為必壽且貴資敏悟學
如夙習弱冠工文賦隨薦書試禮部同族兄知柔補太學生

齊名一時有大小宋之名

太常徐公撰墓誌云公為維士時嘗試州部

出與兩舉子過相者李茂開焉茂開云公為維士時嘗試州部

無官祿一不過為縣主簿徐指公謂曰不及第官一品壽八

十後皆如其言

貞祐拔湯公避地河南居無何復還鄉里潞州亂東走趙魏

間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召爲安撫司計議義斌歿偕衆歸國
朝東平行臺嚴魯公聞其名招置幕府置詳議官兼提舉學
校初嚴行臺上計闕庭多徑由近侍奏決至與丞相耶律公
有違言公勸行臺致禮通情好每事咨稟示不敢專耶律公
喜亦深相接納中外交懽諸鎮雅重行臺因是益倚信公
歲壬辰行臺戍黃陵金兵悉力來攻我師不利敵勢頗張曹
濮以南皆震懾有自敵中逃歸者言敵且至人情恟恟公請行
臺斬橫議者首以令諸城境內復安繼而汴梁潰飢民北徙
殍殣相望公議作廣廈糜粥以食之復以群聚多疫人給米
一斛俾散居近境所全活無慮萬計及士之流寓者悉引見
行臺周惠尤厚薦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十餘人皆自羈
旅拔之同行與參謀議四方聞義而來依者館無虛日故東
平人物視他鎮爲多

墓誌

乙未受朝命迂右司郎中行堂所轄五十餘城仍有保寨諸
戶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低起田畝不閑禮法昧于從政
官吏相與爲囊橐以病民是時天下略定庶事草創率斂之
繁營屯之擾法度未立民不安生公謂十羊九牧民窮而無
告乃倣前代設觀察采訪之比分三道按劄文檢均科賦稅
糾舉官吏公居中主其事於是初立程式與爲期會黜私獎
勤視其後者而鞭之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撫治之道焉東
平一道二十餘萬戶生口不啻百萬所以安居暇食得享有
生之樂者公之功也

尚書李公
撰神道碑

時諸將校例有部曲戶謂脚寨幾四百所各擅賦役公請罷
歸州縣行臺初難之旣而政令歸一人以爲便墓誌

行臺薨子忠濟襲爵以公耆德宿望表于朝授參議東平路
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公倡新廟學敦命前進士康暉王磐爲

教官自先聖顏孟子孫至生徒幾百人咸繼庠序俾肄藝業

春秋釋奠隨李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為之一變又高唐

關公文集云國初嚴氏忠濟首建郡李延康先生

四方來李者甚眾先生高唐人歲歸拜陳家橋同輩方

若一夕夢與諸生郊仲先生於北郭外陳家橋同輩方

橋南遙望先罷橋北守始定朝儀賜百官章服九夢中所見

其後十餘年罷橋北守始定朝儀賜百官章服九夢中所見

衣金紫者果至通顯如翰林徐公琰李公謙總管孟侯祺尚

書張公孔孫文谷公之奇右丞馬公紹中丞吳

公防九十餘人其立橋南者皆泥役無聞焉

己未夏 上南伐遣使聘至濮虛己以問公對曰本朝威武

有餘仁恩未洽天下之民移移失依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

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百城馳檄而下太平之

業可指日而待也 上善其言禮遇其厚神道碑

中統建元授益都等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會

創立省部一時典章制度多公裁定尋 上以公知兵詔參

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公單車至戰壘觀形便遂以策上丞相

史公曰今瓊賊擁衆東來送死孤墉此天與我也宜急增築外城俾不得突走則勢日窘糧盡援絕不攻而自潰矣議與史公合遂擒瓊

墓誌

凱還公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當自朝廷出一命以上並付吏部以爲永選律令國之紀綱今民所犯各由所司輕重其罪宜早刊定明頒天下使官知所守民知所避且監司總統一路之政所用掇雜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俾居其職臨民官皆相傳以世非法賦歛困苦無告亦宜遷轉以革久弊又立國學教胄子弟州郡提學課試諸生凡三年一闢貢舉中第者入仕則人材輩出矣詔命中書施行之

墓誌

至元二年罷世襲官初行遷轉法以公同左丞相耶律公按行山東調選所部長次官

墓誌

還朝改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復奏乞頒吏祿定職田以
養廉勤而戒貪情從之

墓誌

拜平章政事因陳切於時務者十二策上皆嘉納焉悔用

公晚公以年老懇辭上曰卿精力未衰勉爲朕留措置大

事毋苦引年第令百司有倫序即聽卿自便

墓誌

三年十一月乃得請特勅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公居
私第每聞公家事有不宜於民者猶削牘封奏之其拳拳愛
君之心老而彌篤始得寒疾汗之不解家人將進劑公曰死
生有命將餌藥何爲疾革諸子請遺言公曰汝輩皆長立平
昔教之者爲不少尚何言耶

墓誌

參政楊文獻公

卷十之三

公名果字正卿沂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國初爲
河南課稅及經略司幕官中統元年拜北京宣撫使明年

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其年薨年七十三

公性聰敏爲文無所不能尤長於樂府幼失怙恃從人南渡
嶠崎輒軼軻十餘年自宋遷毫自毫遷許昌以教讀爲生正大
甲申擢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太司農於許公以詩送之李
大嗟賞歸言於朝舉偃師令到官數月以廉幹稱改令蒲城
陝縣皆號繁劇而公優爲之方將書考上上而陵谷變遷矣
歲己丑楊公免徵收河南課稅起公爲經歷官繼而萬戶史
侯經略河南復爲參議公於草創之際俱稱辦事未幾朝廷
設十道宣撫以公使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沈
默內藏諸用其所裨益爲多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公日赴
省議事至元己巳出守懷州公時年七十有三矣

楊叔能事言補云楊正卿爲人美風姿工詞翰臨亂河南草

無罪出數妻必欲得富貴而有才貌者嗚呼君子哉正卿

中統初無片其名某相當國自洛陽起西庵楊公宣撫遼西既至蒞事公爲喻云回婦越商相爲室家言說不能通盡地爲圖令以意求之十纔得其一二每夕回婦焚香祝天雪泣而言越商不知也鄰有曉回語者潛聽譯之云注祿神官獨不能遠以從近也耶傳至廟堂諸公笑之數日齒冷其明年

公入大參

牧庵文集

尚書禮部會驗舊例內外官行移親王宰相不署姓執政署姓解亦不書名實古禮尊賢貴德之義照得懷孟路總管楊少中係前執政官見申部文解書名似或於禮未宜乞依舊例止書姓不書名尚書省依至元七年十月國朝典章公判河內嘆廟學庠陞爲禮殿五楹位先聖先師洎十哲像事之未幾公請老而去

野齋李公文集

宣慰張公

卷十之四

公名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國初爲丞相史忠武王幕
官尋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河東宣撫使入拜翰林學
士參議中書省事出爲東平宣慰使就食山東行省懷召
參議中書省事表乞致仕未幾起爲侍御史遂致仕歸至
元十一年卒年八十

公資穎悟自童孺力學巍然如成人弱冠有聲場屋間四赴
庭試貞祐兵興家業蕩盡以世故試補御史臺掾時有盜殺
卜者有司蹤跡之獲僧匿一婦人畏撈掠誣服云嘗以私謀
質問故殺以塞口獄具待報公疑其寃其後果得賊趙禮部
秉文揚戶部噐器其材交口薦譽其所游者雷李元白皆當
世名士俱郡王公
汴都下北渡僑居成安縣故相史公開府真定聞其名聘充

經歷官乙未從開府南征凡籌畫調度倚公爲重軍士多避役亡去獲必戮以厲餘者公極言其不可後配之穴城而已光州下華山農民團結爲固開府令攻之公曰鄉民爲自保計當以禍福開諭如或旅拒加兵未晚從之皆相繼來降全活者不可勝計師還兼提領真定府事板蕩後民耗弱不任差役官從胡商貸子錢以充貢賦謂之羊羔利歲久來責所負例配徵民伍有破產不能償者公言於開府請於朝止一本息付之又料民實其等第賦稅之輸豪富者先之而貧窮者得以末減升真定府參議興滯補弊多所裨益由是聲望隆於諸鎮而上達於闕庭矣

行狀

上在王邸歲丁未遣使來召既見王從容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爲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王曰或云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
覩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
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
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王悅乃詢
以祖宗法度具在而未施設者甚多將若之何公指御前銀
槃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昇付後
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廼求爲實用否則不惟缺
壞恐有竊之而去者 王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
中國人材公因舉魏璫元好問李冶等二十餘人 王屈指
數之間有能道其姓名者 王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
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
精美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
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春公釋奠致胙於